

韭菜开花了,白色的小花,一小朵一小朵。一大片的韭菜地,要不开都不开,要开一下子就都开了,像下了一场初雪。韭菜花离近了看,每一朵都是由一小朵一小朵小花组成的,被长长的花梗高高地挑着,不难看,而且还可以说有那么点好看。

韭菜花帖

王祥夫

韭菜花要趁它没开的时候摘下来,可以做“韭菜花”,“韭菜花”是糊状的,跟“辣椒糊”差不多,但从没人叫它“韭菜花糊”,就叫它“韭菜花”。“来一瓶韭菜花”“再来一点韭菜花。”在我们那地方,吃涮羊肉离不开它,还有吃火锅,北方的什锦火锅也是离不开它,韭菜花特别提味,有它和没有它大不一样,当然吃“重庆火锅”好像是没有韭菜花的。

做“韭菜花”的时候应该是初秋,菜市场有卖韭菜花的,一堆一堆地堆在那里,“多少钱一斤?”拿起来看看,挺好,花还没开,做“韭菜花”的韭菜花都应该是清一色的花骨朵,韭菜的花骨朵上有那么一点微微的紫,这是好韭菜花。韭菜花如果大开了就不好了,不是不能做韭菜花了,而是做出来味道不怎么对。主妇们,把一大堆的韭菜花挑来挑去,蹲在那里一挑就是老半天,专门挑那些没有开的,挑够了,过秤,一大堆韭菜花也没多重。做韭菜花的时候要在里边放

一点嫩姜。韭菜花拿回家后再细细地挑一回,然后洗净了,剁碎,但千万不要用搅馅儿的机器搅,剁出来的味道和搅出来的是两个味。我吃涮羊肉,调料也就只放三样,韭菜花是必需的,然后是蒜末,“韭菜花”和蒜末再加上那种很香的油泼辣子,好的油泼辣子很香,倒不在其辣,闻一闻,好香,来一小勺,不行,再来一小勺,不行,再来一小勺。这三种东西调在一起吃涮羊肉才过瘾。

我想五代时期的书法家杨凝式是懂得吃羊肉的,而且可以说是吃羊肉的高手,他的《韭花帖》说的就是吃羊肉的事,吃羊肉要蘸以“韭菜花”。好的羊肉,只用白水煮,冷水下锅,煮四十来分钟,然后直接上桌,只蘸韭菜花,香不香,那才叫香。“杨疯子”真是懂得怎么吃羊肉,我每临他的《韭花帖》,就会觉得他是个吃货,真会吃。

我在贵州吃羊肉,一下筷子,不对啊,什么味儿?贵州和云南吃羊肉动不动就要放些薄荷在里边,好像是,只要是汤菜就都爱放薄荷,牛肉锅里也是。这我觉得有点不对,这不是吃羊肉的方法。但你不不能说他们不对,他们就是这么个吃法。从心里说,我不反对薄荷,我家的露台上就种了好几盆薄荷,从春天一长出嫩叶我就开始吃它,薄荷炒鸡蛋很好吃,薄荷烙饼也很好吃,把薄荷叶子切得碎碎的,和在里面边,最好要稀一点,还要打两个鸡蛋,这种饼好做也好吃,而且不



丹桂飘香 (中国画) 张吉

费时间,早上起来,洗洗手,一会儿就成。我家阳台上种的薄荷我会一直吃到秋风起,薄荷一开花就不能吃了,薄荷花是穗状,颜色有那么点发紫,大致可以说难看。但我以为吃羊肉还是以不放薄荷的好。

内蒙古可以说是吃羊肉的正经地方,内蒙古人吃羊肉,是用白水大块儿大块儿地煮,羊肉上桌,一人一把刀,自己看准哪块儿取哪块儿,一边割一边蘸着碧绿的韭菜花吃,那才叫香,当然也可以蘸点辣椒糊,味道也不错。这样的吃法才可以吃出羊肉的鲜美来。各种肉里边,我是比较喜欢吃羊肉的,但总觉得南方的带皮羊肉怎么也吃不出羊的鲜美来。羊肉要好吃,就要突出羊肉的鲜美,好的羊肉一点也不膻,这家人煮羊肉,旁边的邻居会闻到,“好家伙,真香!”也许过了一小会儿,这家邻居就去菜了菜市场,去买羊肉了。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好的羊肉,不用吃,它在锅里煮的时候你就会被它的香气一下子吸引住。这就是好羊肉。从我们那地方往北走,走了没多久就到了内蒙古草地,草地上长了不少野韭菜,开花的时候可真好看,还是那句话,像下了一场初雪。内蒙古人采韭菜花用一把带齿的锹那样的东西在韭菜上一搂一搂。我喜欢吃内蒙古的“韭菜花”,从网上一买就是一箱,放在那里慢慢吃。煮羊肉的汤,以之蘸夜面吃,可真香,吃的时候,羊肉汤里如果再放那么一点韭菜花,那才叫更香。



在项链、耳环、戒指等饰物中,我只对手镯一见倾心,且首推玉镯。喜欢玉,实则并不太懂,只是一味地喜欢。欣赏玉的姿态与气质,特有的古典风情,沉静婉约中不失曼妙多姿。总感觉玉在本质上与女子最为接近,光洁而质朴,沉默得有万般风情。想到那句“夜渐寒深酒渐消。袖里时间玉钏轻敲”,画面感极强。以酒浇愁而愁不能遣之时,心中的思念愈显哀伤。女子皓腕间流转出的温润与娇媚,如同握住一颗遥不可及却惺惺相惜的温润的心。

秋夜月光皎洁,薄雾朦胧,深闺中纤长细瘦十指间轻抚摩挲,腕间微微一丝清凉。长相思兮长相忆,独上西楼。时光静静地来了又走,夜更深,惆怅更甚。爱与被爱都寂然,温和而沉默。情到深处意自浓。阖目回首,铅华散尽,曲终人散,念念不忘青春年少时的激越飞扬,留有空白想象的人生,随时光逝去而充满魅力。玉镯的光芒亦因收敛而愈显清静明澈,使人莫名生出某种爱恋与爱怜。长相厮守,缄默相随,成为一首缥缈的诗,想起繁钦那句“何以致契阔,绕腕双跳脱。”纵然是阅尽世间繁华,写尽烟火百态的那位旷世才女亦曾坦言,“女人一生中该收藏的两样东西,一是旗袍,另一个是手镯”。

古代文人经常会把一些小型的青铜器、玉器放在案头把玩欣赏,把玩久了,便衍生出一种专门的文房用具“镇尺”,亦有了“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说法。

文字可以传承记载历史痕迹。玉镇尺能在拍卖会上被叫出天价,看起来难免落俗,转想一想倒也正常。究其本质,“玉”素来都结缠绵,旖旎缱绻,《红楼梦》里“满纸自怜题素怨”的林黛玉,其形象与处境,不也是古代失意文人的映射与写照吗?不禁想起多年前有次去参加某大型文学活动,邂逅十余年失去联系的一位诗人朋友。席间觥筹交错,推杯换盏,喝至尽兴时诗人忽然解下腰间佩玉相赠。积淀了十几年的情感,厚重而寡言,深深印入脑海。

玉与情感,素来千头万绪,盘根错节。记得我的家乡太原有部著名的折子戏《拾玉镯》,说的是一对男女的爱恨纠缠,缘聚缘灭均围绕一副玉手镯展开。《红楼梦》里宝玉一出场,“项上金螭璎珞,又有一根五色丝绦,系着一块美玉……”。宋美龄在百岁生日宴上一亮相,传统发髻,素黑旗袍,颈间翡翠首饰令在场诸位啧啧。

人养玉三年,玉养人终身。玉佩戴久了必留生息。我的朋友自驾游,车祸横丧,现场触目惊心,待昏迷几日后醒来,他紧握的拳头慢慢张开,掌心里是一块玉——妻子的遗物。瞬间恍悟“通灵宝玉”非虚妄之言?

如今能将玉镯当信物者凤毛麟角,不乏可歌可泣之爱,然而情至深处的人还有谁知道玉镯当年曾背负的白水盟心之重托?女友与相恋多年的男友分手,曲终人散,一别两宽。那日她瞥见腕间旧爱所赠玉镯,脑子一热不知怎的跑去鉴别。竟是赝品!



丰仁人和 (篆刻) 李企高

去年秋,疫情平稳,我开始实施早已定下的搬家计划,于是便联系了某知名搬家公司。到了约定的搬家日子,搬家公司一大早就来到了。车门打开,一位肤色黝黑、身材矮小,看上去有50多岁的中年人麻利地跳下车,冲我喊道:“是王先生吗?我们是搬家公司的。”我连忙答应,但心中疑惑顿起,就这么瘦小、年纪又大的工人能行吗?“就您一位吗?”我问道。

“还有我嘛,我也会帮着搬的。”随着话音,驾驶员也走下车来对我说。他看上去40多岁,虽然不算魁梧,但比较敦实。确如他说,两人搬得十分麻利。别看沈师傅瘦小,力气不小,对大件搬运很有技巧。硕大的冰箱,套上绳索,他一个人搬起来就走。

上路了,两位师傅很热心,让我坐在驾驶室座位中间。沈师傅比较健谈,他告诉我他是贵州人。这时,一直没有开口的刘师傅突然插话:“他家有好的山林的。”话语中很有羡慕的意思。

“不光有山林,我还盖了好大的房子哩。”沈师傅也一下来了精神,两眼放出了光。

原来,沈师傅是祖居贵州大山里的农民,为了养家糊口,他曾经在当地干过多年的搬家公司搬家工,但生活依旧艰辛。前些年,村里来了脱贫驻村工作队,带领村民建设养殖基地、林业基地,沈师傅一家勤劳努力,承包了几十亩的山林,还盖了新房,日子越过越红火。生活一天天好起来,沈师傅把希望放在

儿子身上,督促他刻苦读书。儿子果然不负期望,考上了上海名校,成了村里的金凤凰。随着儿子在上海工作,沈师傅和妻子也来到上海儿子的家,把山林委托给别人打理。

“那您该享受享受了,怎么还干搬家工呢?”我还是不解。

“山里人,不干活就要生病,我也没什么技术,帮人搬家是老本行,所以就应聘到这家公司,能挣多少钱其实并不在乎,重要的是干完活一天都安逸踏实。”沈师傅笑着说。沈师傅这时话题一转,指着刘师傅说:“你看他虽然现在在搬家公司开车,但其实他是个富翁。”

趁着接下来红灯和停车收费的间隙,我了解到,刘师傅的老家在陕西秦岭深处,和沈师傅一样是贫困山区的人家,但是现在却在西安买了好几套房,家里还开了小卖部,孩子也送到了重点学校读书。

“您这是靠什么脱贫的呢?”我突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十来年前,我家真的很困难啊。”刘师傅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那时,刘师傅在外边为人打零工,年收入也就万把块钱,妻子则在村里种地,两个孩子要读书,日子过得

“锦鲤”搬家工

王振华

紧上加紧,还欠下不少债。后来,县里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刘师傅的家乡山清水秀,有森林,有碧潭,有峡谷,还有金丝猴、红豆杉等珍稀动植物,所以就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和果园种植。刘师傅当上了旅游车驾驶员,妻子成了民宿老板娘兼导游。刘师傅不仅依靠村里的旅游产业摘去了贫困帽子,还靠着自己的勤奋,日子越过越富裕。

徐梦梅先生是知名的古玉器收藏鉴赏家、中国玉文化的资深研究者。我与他相识于1975年,那时我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几位同仁在位于皖南的上海后方小三线深入生活,曾组织编辑了一部反映上海小三线的短篇小说集《沂山红》,作者都是工厂里的文艺青年,他也在其中。分别后双方再无联系,孰知我们却在30年后的2005年夏天,有缘邂逅于北戴河边。回上海不久他来出版社探望,送了一本他当年出版的中国玉文化研究专著《古玉新经》,我惊喜他在玉文化研究领域取得的成就。

徐梦梅是我国提出中国玉文化申遗第一人。他不仅以个人名义向国家有关部门履行了中国玉文化申遗的填报程序,还对中国玉文化的保护提出了一些建议,如筹建中国玉文化博物馆,组织专家科学系统地编写《中国玉文化史》,组建和完善全国各地玉雕协会,保护玉雕工艺的传承人,让玉文化产业走向世界。那年他请我写一篇帮助“鼓吹”中国玉文化申遗的评论,我对徐先生“弘扬玉文化精神”十分感佩,便写了《由玉文化说文化遗产的保护》。几年后,他又在《中国玉文化申遗断想》一文中写道:“在中华文明中有许多足以让国人提升文化自信的东西,中国玉文化无疑是名列前茅的国粹,我们理当让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对玉文化申遗的执着之情跃然纸上。

徐梦梅从2012年开始为《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撰写研究中国玉文化专题的文章。我以为在其许多颇有见地的文章中,最具突破性意义的是《良渚“玉石文”》。此文发表于2019年7月7日,恰好是良渚古城遗址在联合国申遗成功的第二天,引起众多关注。良渚“玉石文”与殷墟“甲骨文”相对应。

他曾带一些刻有奇异符号的良渚玉器来我家,让我过目欣赏,并给我这个门外汉“扫盲”。他带来的玉器,除琮、璧、璜等形制外,还有由多片玉板组成的玉册,每片玉板上都刻有文字符号,笔画多为横、竖、撇、捺、折五种,与汉字书写相似,玉板的上下两端中间钻有小孔,可以用绳穿缀连接。这些时代特征明显、包浆自然、玉质糯熟、雕工精美的良渚玉器,加之他对那些奇异符号的试读,说明良渚后期的“玉石文”已经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只是目前还无人能破解它的意义。徐梦梅在数十年的古玉器鉴赏实践中,接触到不少刻有奇异符号的良渚文化玉石器,他注意并有幸收藏到不少类似实物,经过多年潜心研究,发现并在国内率先提出良渚“玉石文”的学术观点,是有重大意义的。尽管当今对良渚玉石文字符号的意义尚不能破解,对历史上是否存在“玉石文”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是,近些年的发现与研究,更多的人倾向良渚时期有文字,历史学家李学勤说:“不承认其为文字是很困难的”。如同商代甲骨文从发现到公认有一个过程一样,良渚“玉石文”的破解和确认也会经历一个时间段。一旦徐梦梅先生首先命名的良渚“玉石文”的字意得到破解和确认,我国的文字史将由三千年推前到五千年,更为吻合我国的五千年的文明史。

徐梦梅与共和国同龄,是个中国玉文化的追梦人。他说,现在国人都在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他名字中也有个“梦”。他眼下准备把多年来在“夜光杯”上刊发的玉文化研究文章搜集整理成册,再编著一部《古玉今论》。祝他早日梦想成真。

(本文为《古玉今论——兼谈良渚“玉石文”考》代序,有删节。上海文化出版社2022年7月出版)

“那您怎么到上海开车呢?”

“后来西安的搬家公司招司机,我想自己还年轻,应该多走走,多闯闯,就应聘到西安,前几年公司在上海的业务扩大,需要人手,家里的民宿和小卖部也不需要我操心,所以就过来了。”

车到了新居,两人麻利地卸下物品,帮我一一安置好。临走时,刘师傅打趣道:“接下来,我还要送老沈回江湾新城他的‘公馆’。”原来,沈师傅在上海已经买了房。

望着搬家车驶离,我脑海里强烈地意识到,今天的中国人真的富了,因为有了更多的沈师傅、刘师傅。他们并不因为小富而即安,他们不会停下勤劳的双手。而这些勤劳的双手,会迸发出多大的能量啊。“谁还不是个锦鲤啊”,在中国正成为现实版。

十日谈

吾生有幸逢盛世 责编:刘芳

《一件织锦缎棉袄》,请看明日本栏。

中国玉文化的追梦人 江曾培